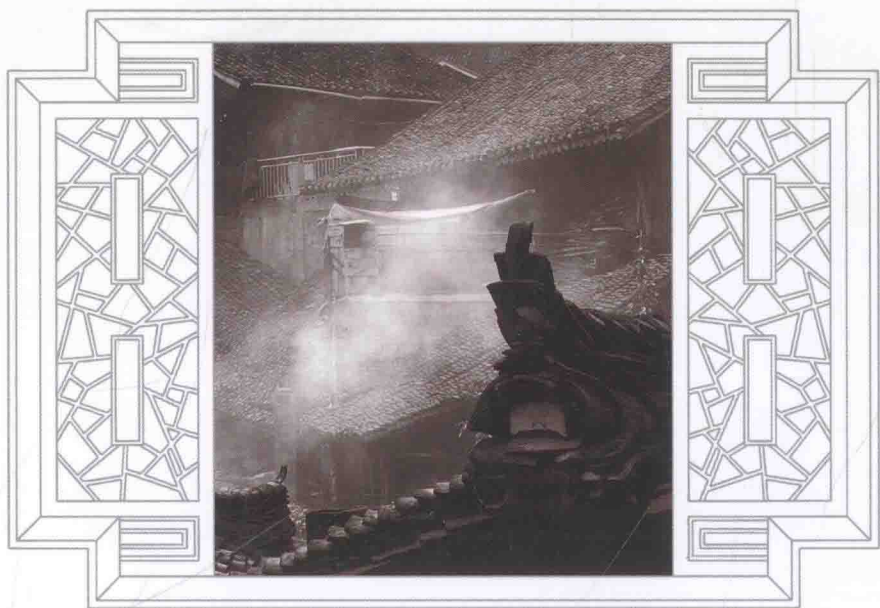




HUANGMEITIAN

黄梅天

王平华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HUANGMEITIAN

黄梅天

王平华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 平
责任校对:秦 妍
封面设计:璞信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梅天 / 王平华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614-8313-8

I. ①黄…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5962 号

书名 黄梅天

著 者	王平华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313-8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6.87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前 言

《黄梅天》这部小说中的王梅舍是在以我的祖父为原型的基础上，通过艺术加工而创作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黄梅天》这部小说所涉及的人物以及故事情节，均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艺术创作。

“黄梅天”是长江中下游独有的天气现象，在初夏五六月（农历）间，冷暖空气就在这个地区对峙，互相争雄，形成一条稳定的降雨带，使得天气时阴、时雨又时晴，空气湿度很大，百物极易获潮霉烂，这一天气现象就是人们俗称的“黄梅天”。

王梅舍生于清朝末期的“黄梅天”季节，逝于三年困难时期的“黄梅天”。其经历坎坎坷坷，跌宕起伏，身世犹如黄梅天之“霉”。

王梅舍是个遗腹子，青少年时一贫如洗，凭着他勤劳、聪慧、与人为善、豁达大度的品行，在动荡的年代里，从社会的最底层闯出了一条生路。到新中国成立前拥有了200多亩土地和上海市中心的四开间门面，算是“阔佬”了，可他仍保持着纯朴善良、仁厚大度的农民本色。



与王梅舍同根同宗的堂弟，同入私塾，同闯上海滩学艺，由于经受不起社会上不良习俗的诱惑，吃喝嫖赌，家道几起几落。本小说塑造的艺术形象——堂兄弟俩在书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本书故事提倡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真谛，对于现代思于创业的青年人是很好的借鉴。

本书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和无穷的思索，世路漫漫何处尽，忠心耿耿岂堪嘉？

为了使小说的人物显得亲切、生动，笔者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笔者感觉，通过本书塑造的“我的祖父”这个艺术形象，仿佛跟着祖父母的灵魂，穿越时空，做了一次历史的返程之旅，他们的一言一行，教我懂得了怎样做人。

本书的插图 of 林宜善先生所作，在此深表感谢！

笔者通过这部小说主人公的故事，来纪念已故的祖父、祖母以及乡下的姆妈，愿他们在天堂里得到安慰！

《黄梅天》是三部曲的第一部，还将出版《秋老虎》《倒春寒》。

2015年1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共祖兄弟·····	(001)
第二章	走向上海·····	(017)
第三章	还债过年·····	(042)
第四章	救美成亲·····	(055)
第五章	事业有成·····	(075)
第六章	梅生娶妻·····	(088)
第七章	骨肉分离·····	(102)
第八章	买田造房·····	(112)
第九章	遭受劫难·····	(128)
第十章	支持抗日·····	(139)
第十一章	梅生再娶·····	(149)
第十二章	买房失败·····	(156)
第十三章	迎接解放·····	(164)
第十四章	土地改革·····	(173)
第十五章	饥荒年代·····	(190)
第十六章	结局·····	(200)



第一章 共祖兄弟

天灰蒙蒙的，四周布满了深沉的乌云，一个多月了，江南的黄梅天还未过去。几天来，雨时大时小，一直下个不停。河里水位上涨，田垄沟里也积满了水，庄稼被浸得“奄奄一息”，农夫心里也同庄稼一样难受，眼看今年的夏收要泡汤了。真是“农夫农妇如鹤立，麦场高处望云开”。

离上海 50 里左右的北郊有个小村子，三面环河，像个半岛，有一亩多点地，盖着两排茅草房，住着三户人家，都姓王。前排五间，住着王本善老头和已成家的两个儿子。后排四间，住着外村迁来的两家佃户，租种着邻村地主的田。因三户都姓王，村子又小，故叫作小王家宅。

光绪十六年（1891 年）农历六月十六日，这天上午，袅袅的炊烟漂浮在村子上空，久久不散，细密的小雨，不紧不慢地向大地筛散下来。河边两棵弯曲的垂柳微微扑向河面，树叶上落下大颗大颗的水珠，掉到河里产生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一群褐色的鸭子在水中戏耍，一会儿钻进水里，一会又拍打羽翼相互追逐，溅起一朵朵白色的水花。



忽然间小王家宅前排东首的草房里传出了婴儿呱呱落地的啼哭声，一声接一声，育娘抱起浴桶里刚洗净的孩子，包了块棉毯，送到坐在客堂里的王本善老头面前说：“是个男孩，双眼皮，还有两个酒窝呢！”祖父抱起初生的孙子，仔细端详了一会儿，皱起了眉头，一声叹气：“唉，小囡是生得蛮端正，可惜他爸死得早，没福气看到儿子了，叫大媳妇秀妹拉扯大这孩子，难呀！”小孩在娘胎里6个月大时，他爸金根患伤寒症不治而走了，留下一个二十刚出头身怀六甲的妻子，这小孙子是个遗腹子。

王本善抬头望着布满乌云的天空，还沉浸在失子的痛苦中。现在孙子出世了，又是喜来又是愁：“开春以来雨水很多，清明过后，天晴了没几天，麦子长得又不好，收成时又阴雨连绵，刚可收割的大麦小麦只能烂在田里，看来今年地主的租粮也交不上了。天啊！黄梅天几时结束？小囡出生我也无所指望，希望老天好点，雨少点，早点出梅。”育娘望着王本善老头，快言快语地接嘴：“小囡介好，天一定会好的，那就叫他梅舍吧，取黄梅天雨快停的意思。”老祖父对孙子看了看，连声说：“好！就叫王梅舍，好！叫王梅舍。”





下午，雨真的停了，天慢慢地放晴了，太阳出来，黄梅雨天真结束了，出梅了，农民的心情也开朗了。人们忙着收拾农田里的烂麦，有的赶着牛犁田、车水，有的在插秧，一片忙碌的景象。虽然这次受到了黄梅雨的糟蹋，但总算还有所收获。

又过了一年的秋天，天高气爽，棉花绽放出丰收的喜讯，黄灿灿的稻子垂下了沉甸甸的稻穗，稻谷的清香沁人心脾，阵风一吹，一片金黄色的海洋随风翻浪，呈现出一片丰收的景象。

今天，王本善老头特别高兴：去年黄梅天里生了个孙子梅舍，下半年，风调雨顺，老天帮忙，带来了好收成。今年的黄梅天里，小媳妇也生了个儿子，因也是黄梅天生的，所以取名梅生。梅舍、梅生一对堂房兄弟，我老来有香火续了。站在村头，嘴里叼着旱烟，手里拿了个绣花的旱烟袋，望着田里随风起伏的稻子，心里盘算：“今天是寒露，谚语讲‘白露白茫茫，秋分稻秀齐，寒露无青稻，霜降一齐倒’。还有10多天可收割了，如天无风潮，按今年的收成，兄弟两家合租的12亩田，除了应交的12石租粮外，还将余下20石稻谷，一年的吃用开销也不愁了。”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战乱，王本善携新婚妻子从徽州逃难到此安家，租地为生。后来生了两个男孩，取名金根和银根，十年前妻子突然死于田间，他既做爹，又做娘，好不容易把他们拉扯大。现总算也有个安定的日子了，王本善想到此，心里有了丝安慰。

九年后[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王家两兄弟已长得活泼可爱,有时也能帮祖父看看瓜地,以防畜禽来糟蹋瓜果。宅上众人对弟兄俩也很喜欢,大家叫他们阿梅舍和阿梅生,两孩子出生相差一年,相貌、身材都相似,穿一样的棉衫和作裙,头上都留有小发辫,扎上红头绳,小脖子上都带上了银项环。因大媳妇早年守寡,本善对两个孙子有点区别,他会多疼爱点大孙子,为此小媳妇还和本善老头有过别扭,多亏小儿子银根通情达理,给老婆解释:“哥哥金根死得早,爹爹多照顾一点阿梅舍也是应该的,我们不应计较。”这样小媳妇才算气顺了。

小王家宅东面住着近百户人家,也都姓王,村里人比较富余,有好几家地主,其中土地百亩以上的就有8家,并造了好几幢小楼房,这些楼房也不知造了有多少年头了,故被称作王家楼。王家楼是远近闻名的富村。小王家宅和王家楼像一个小孩子依傍着大人,王家楼的人也不怎么把小王家宅的人放在眼里,论人头,论才识,论财富,两者都无法相比,不过小王家宅的三户人家倒也过得清静而自得其乐。

王本善站在小王家宅村头的老梅树下,抬头望了望王家楼,低头对身边的孙子俩讲:“你们大了应该念点书,只有读了书才能做大事,只有读好书才能出人头地,我到王家楼去和王秀之商量商量,让你们兄弟俩去念几年私塾。”兄弟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晨,太阳还没出来,梅舍一咕噜起床,即到



西屋去叫弟弟梅生起床，兄弟俩擦过脸，吃了粥，即背起妈妈用土布缝的书包要上学去了。秀妹拉着儿子阿梅舍、侄子阿梅生去王家楼王秀之处读私塾，路上兄弟俩手拉手，高兴得又蹦又跳，秀妹对儿子和侄子讲：“你们兄弟俩到学堂要听先生话，要做好学生仔，一定要好好读书，只有识了字将来才能做大事。”听着秀妹的叮咛，两人都不住地点头。

王家楼的财主王秀之是一个清末的秀才，有 100 多亩地，除了自己种 10 来亩外，其余都租给附近佃户，他用每年收来的租粮积蓄办了个学堂，自任校长，还聘请了位杨姓先生教全村 20 多个学生念书。每个孩子到年底交一石米作为学费，家境穷，困难一点的，或遇到收成差的年头，王秀之就免了那些学生的学费。

秀妹拉着孩子到了学堂，见了王秀之，忙称：“王公公，我公爹昨天和你讲的兄弟俩今天来您处报到，请您严加管教，关于学费等我伢秋熟收成后我用谷来交。”秀妹低着头一边说，一边两手心有点不自在地对搓着，面露羞涩的神色。

王秀之手捋着发白的山羊须，老花眼镜里眯起一对小眼睛，笑嘻嘻地看着兄弟俩问：“弟兄俩叫啥名字呀？”梅舍即答道：“我叫王梅舍，弟弟叫王梅生。”“嗯，不错！不错！小王家宅这一对小囡不错，以后要听先生话，要好好读书，不要和学生们淘气。”说完对着正在吃早餐的杨先生讲：“杨先生，你又多了两个学生仔，来领去！”杨先

生正在课堂里吃早饭，听到喊声，忙放下粥碗，把两小孩带进了教室，安排在前面位置上。

接走了孩子，王秀之转过身来对秀妹讲：“学费不急，我们东宅西宅，抬头不见低头见，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不过书费是要付的，每人一个洋钿。”“好！好！好！”秀妹慌忙从夹袄袋里掏出一个手绢包来，打开手绢包，里面包着两块白花花、亮灿灿的银圆，秀妹双手捧起银圆，交到王秀之手里：“王公公，我已经准备好了，谢谢！”王秀之接过还带有体温的银圆：“局促了，局促了（不好意思）。”秀妹忙摆手说：“应该的，应该的。”





那位杨先生，四十余岁，因小时患过小儿麻痹症，造成跛脚，走路时一瘸一拐的。但他对学生管教严厉，经常以竹尺打手心来处罚学生，几乎每个学生都被他打过，故学生们背后都叫他“杨坏脚”。

“杨坏脚”是个外乡人，还是独身，没有成家。他教书是一门心思。他对待学生是蛮认真的，对学堂里的财产也像自己的东西一样爱护，故受到王秀之的器重，给他包吃包住，全年薪金五石谷。

他对学生管教严厉，学生稍有不慎，都要受杨先生的竹尺之苦，而且放学后，杨先生必定跛着脚一家一家到学生家里去告状，不听话的学生回家后还要受到爸妈的皮肉处罚，故学生们都知道杨坏脚先生的厉害。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学堂里每天上午都会传出朗朗的读书声。下午都是写字课，长时间练习毛笔字使得学生们手也抬不起，一有写错，还要被杨先生罚抄几遍。

兄弟俩第一天上课，对于一切都是陌生的环境也不敢多吱声，累了，手酸了，只是相互对视。梅生背着杨先生朝着梅舍做了个鬼脸，并伸了下舌头，看看哥哥梅舍写的字，又看看自己写的字，梅舍已经写了三张纸，自己一张纸也没写好，梅生有点心慌意乱了，站起来时一不小心弄翻了砚台，杨先生刚巧走过来，一砚台墨汁全翻倒在他的长衫上，连脚背上也溅得一塌糊涂。这使杨先生火冒三丈，手中的竹尺直向梅生头上打去，梅生见先生竹尺打

来，忙用手去护头，“啪嗒”一声，正好打在手背和手指上，痛得梅生“哇”的一声叫，学生们全向梅生看去，只见梅生的眼泪滴答滴答地落下来。杨先生一声吼：“不许哭，再哭，再加十记。”梅生想：“一记竹尺已经打得我十指连心的痛，十记，我的小手哪能受得了，还是乖点。”梅生只得抬起手，用衣袖擦干眼泪，哽噎着，再也不敢作声。



梅舍忙帮助梅生拾起砚台，擦干净课桌，研好墨汁，吩咐弟弟好好地写字。阿梅生第一天来念书，下午就受到杨先生的竹尺“嘉奖”，越想越难过，也无心写字。杨先生长衫和脚背上溅到了墨汁，只得到寝室去换洗，梅生一看杨先生不在，拔腿就往学堂门外跑，梅舍伸手一拉，梅



生衣衫被扯下了一块，梅舍也差点摔跤，梅生的背影刹那间就没了，全课堂鸦雀无声。

杨先生换好长衫，一跛一拐地走回教室，一看梅生不在了，即问：“王梅舍，王梅生呢？”梅舍哭丧着脸，举起手中从梅生衣衫上拉下的布条即答：“杨先生，梅生跑了，我拉也拉不住他。”“好，他要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杨先生紧绷着脸讲。

梅生一路狂奔，跑到家里，爷爷和爸妈都下田去了，门已上锁，无奈，只得一路哭着走到田里去找爸妈。王本善听到小孩哭声，只见梅生独自哭过来，以为出了什么不祥之事，连忙放下手中的铁锹，急忙奔到梅生身边，一看衣裳也扯破了，即问：“啥事体？是不是在学堂里和谁打架了？”梅生见到爷爷，泪水不停地落下来。“啥事体？啥事体？”王本善蹲下身，摇晃着梅生身子一个劲地问，过了会儿，梅生才伸出手来，低声地讲：“杨先生打我。”王老头一看梅生手背有点红，“扑哧”一声笑出来，“你一定犯错了把？”王本善肯定地问，“我写字不小心把墨汁打翻到杨先生的长衫上去了。”梅生低着头对爷爷说。王老头一听就板着脸讲：“那是你不好，做啥事都毛手毛脚，你逃学回来，杨先生知道吗？”梅生摇了摇头。“那你快回学堂去！”王老头拉着梅生向王家楼走。

刚走出田头，王老头看见杨先生已经一瘸一拐向小王家宅走来了。王本善拉着梅生的手忙迎上前去打招呼：“杨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小囡不懂事，闯祸了。”

杨先生低头正走着，听到声音忙抬起头来，一看是本善老头拉着梅生的手向他打招呼，杨先生忙站住，脸上堆起了笑容讲：“没关系，没关系，王梅生一走，我怕有啥意外，故来看看，今天放学也早点了。”



王梅生胆怯地躲在爷爷身后不作声。“快向杨先生认个错，赔个礼。”王老头把梅生拉到杨先生对面讲。梅生想：“我挨了竹尺，还要认错，哪有此理？”

“快！快！给杨先生赔个礼。”王老头在孙子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催促道。梅生翘着小嘴无奈地说：“杨先生，我不对，向您赔不是。”说完向杨先生鞠了个躬。

“没事！没事！就是下次不可以逃学了。”杨先生一边摇手一边讲。王梅生在旁不吭声。王本善上前一步，拉了